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THE WORLD OF THE POLIS

ORDER AND HISTORY VOLUME II

城邦的世界

秩序与历史 卷二

[美国] 埃里克·沃格林 著 陈周旺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THE WORLD OF THE POLIS

ORDER AND HISTORY VOLUME II

城邦的世界

秩序与历史 卷二

[美国] 埃里克·沃格林 著 陈周旺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秩序与历史. 卷二, 城邦的世界/(美)沃格林(Voegelin, E.)著; 陈周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9

(凤凰文库. 人文与社会系列)

书名原文: The World Of The Polis (Order And History, Volume II)

ISBN 978-7-5447-0525-7

I. 秩… II. ①沃… ②陈… III. 政治思想史—古希腊 IV. D0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1318号

Copyright © 2000 by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MO 6520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through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3-160号

书 名 城邦的世界

著 者 [美国]埃里克·沃格林

译 者 陈周旺

责任编辑 黄 颖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16

字 数 339千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525-7

定 价 5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 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编序

这里收入的译著，大多来自“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出版计划，其中有的已经问世多年，有的则还没有来得及印行，现在都被统筹到了新的系列中。

于是又要为此写一篇新序。也好！趁着这个时机，我就来交代一下这套丛书的初始动机。已经事过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诚地披露：自己对于这类著作的心灵饥渴，当年是在街头的人流中突然涌现的。仿佛遭遇了大地震一样，我冷不防近乎绝望地发现，周边再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雨的，而头脑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读过的那些迂远的智慧书，如今信着全无是处！

这样一来，就势必要从头读起，否则就无力去因应深重的当代危机。正是在这种发奋的心境中，这套丛书既延展了八十年代，又突破了八十年代。无论要为此陷入多少繁琐的细节，我念兹在兹的都一直在于：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甚至对于中国问题的确认，都不能仅凭勇敢与冲动，还同样需要沉潜与周密。

为了咬定这个目标，我主动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如今看来也尤其适合我的道路。尽管身陷于官气十足的高等学府，不可能完全自外于

其名利规则,但更其吸引我的却是:由于更需要倚重读者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出版企业,就总是要超前于它的教育事业。说到底,正是学术出版的民间品格,才是自己长期热衷此道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在长达十余年的坚持与苦熬中,心血一点一滴地淌下,终于汇成了如今这一汪活水。幸赖译林同仁的通力合作,这套书居然积成了现在的规模。不过,眼下还不到庆功的时候,反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实在编辑过程中,慰悦与追悔、惊喜与惊诧,至少是同样的多。无论在确定书目、购买版权方面,还是在申报选题、甄选译者方面,总会蹦出意想不到的困扰,让原有的设想不断地打折和受挫……

幸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心血,经年累月地流淌下来,还是在顽石上留下了刻痕。正如我的另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从坊间走进了北大的讲堂,开拓出了新的博士方向一样,我们这套主攻社会思想的丛书,也已开始成为北大同学的热门读本。在最好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可能不仅充当饭桌上的谈资,还会潜移默化他们的文化前理解。

正是在这个关口,我个人的兴奋点,就再次转回了研究室。毫无疑问,翻译工作对于现当代中国,具有别提多大的重要性。可话说回来,就算所有的翻译计划都得以实施,甚至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中华民族也不能光靠这一点,就奢言什么文化上的崛起。若无力透纸背的批注,若无激烈抗辩的对话,若无充满想象的发挥,那么,这些历尽艰辛翻译出来的著作,终不过是些抛到水面的瓦片,刚刚溅起表浅的涟漪,就要沉入冰冷的一潭死水了。

要知道,我们这项卷帙浩繁的翻译工程,以及其他性质类似、规模较小的翻译工程,之所以能时时引起心灵的骚动,那无非是因为,当代中国的种种危机,有着无可回避的世界性背景——缘此,那些令我们深感困扰的中国问题,说穿了原本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这种情势下,也就理应心存这样的念想:一方面,如果自身并无

内在的智慧和思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资质和根底,去真正分享别人的智慧,而只会被这些天书把心智搅得更乱;另一方面,一旦真正读懂了这些译著,则注定要发愿去激活这类智慧,并把自己的创造性运思,毫无愧色地回馈给整个世界。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长年合作者彭刚,感谢他为此承受的繁难,和为此贡献的耐力——尽管若非遇到这种场合,以我们之间的默契与认同,原不必把这种感激之情说出来,更不要说当着公众的面把它说出来!

刘 东

2008年3月29日于京北弘庐

译者的话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埃里克·沃格林的名字是相当陌生的,远不及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卡尔·施米特这些名字那么如雷贯耳。而一旦接触沃格林的著作,更可能叫苦不迭,觉得难以卒读,遑论理解。犹记得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跟一位精研“德国流”政治哲学的美国教授聊天,讲起我正在翻译沃格林的《秩序与历史》。这位美国教授连呼“Amazing”,说中国读者不可能理解沃格林,说这很可能会重蹈“Lost in Translation”(好莱坞电影《迷失东京》的英文片名)之覆辙。他那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确实,在我接手本卷翻译之时,国内学界对于沃格林的了解即使不算空白,也是寥若晨星。此前我对沃格林的了解,也仅止于知道此君有一部名著曰《政治的新科学》。翻阅资料的结果是大失所望。那时我能拿到的关于沃格林的中文资料,仅有意大利人马斯泰罗内《当代欧洲政治思想》中的一章,以及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翰·冈纳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一章中的三分之一内容(文中将沃格林的名字译为“维吉林”),另外就是西人编纂的《20世纪政治思想家辞典》中的一个条目。这样的翻译工作,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术语名词上,可以说

都是白手起家。让人略感欣慰的是,近期国内学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关于沃格林的研究性论文,以及他其中一些作品的中文译本。^①据我了解,也有多位学人已经,或者有意将沃格林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举凡这些,足以佐证沃格林思想的重要性,已经逐渐为国人所认识。相比之下,国外的沃格林研究要鼎盛得多了。美国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沃格林研究学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其盛况诸位从其网页上可窥见一斑;有E. 桑多斯、B. 库珀等当代政治哲学名家为其著书立传,编纂全集。我曾经在美国某大学图书馆,看到这套摆在显眼位置的全集,心中敬意油然而生。是的,沃格林也许不属于那种“流行的”、一呼百应的思想家,但绝对是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

埃里克·沃格林,1901年生于德国科隆,但他“完全是在维也纳熏陶成长起来的”^②,而沃格林的学术生命,严格说来,却是在美国度过和完成的。沃格林大学期间主修的是法律,他的导师是名噪一时的法律实证主义大师凯尔森,但他似乎更关心“法国、德国哲学家以及天主教神学家的著作”(马斯泰罗内语),而在公众眼中,沃格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哲学家。一切地域文化的界限,学科专业的藩篱,在沃格林身上都土崩瓦解。

写作《秩序与历史》的最初动因,乃是因为沃格林本来要写作一部《政治观念史》,无奈受限于教科书的篇幅,只好另寻出路,将这些准备好的素材独立成卷。^③不过,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中的雄心,远远

① 比较有代表性的沃格林原著包括《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等译)、《政治观念史》第一卷(谢华育译)、《柏拉图》节译(收于刘小枫选编《〈王制〉要义》),以及论但丁的一篇短文(收于刘小枫主编《柏拉图的政治戏剧》)。对于沃格林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新樟博士的《诺斯与拯救》(三联书店)。

② [意]马斯泰罗内:《当代欧洲政治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③ 此番一波三折的经历,参见T. 霍尔维克、E. 桑多斯:《〈政治观念史稿〉的形成》,载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第一卷,《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超出了“观念史”的一般化探究,而要进行一种“治疗性分析”^①。“秩序的历史产生于历史的秩序”,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产生于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社会危机的忧患意识。正所谓“乱世出真知”,思想最初的冲动,源于要去探析社会危机的来源,寻求重建和恢复秩序之道。生逢乱世,对于个人是大不幸,对于存在真理的探究,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在沃格林看来,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和历史作品,无一不是这样的忧愤之作。而当城邦的世界最终走向崩溃的时候,给城邦看病听诊的内科医生是修昔底德(沃格林还专门论证这位修昔底德与希腊医学家之间的渊源,好像故意要说明他有些像一位医生似的),而负责治疗的、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则非柏拉图莫属。用沃格林在本卷最后一句话来说,这样才构成了一种完整的“政治科学”。

然而,沃格林的《秩序与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一部现代性危机之下的忧愤之作呢?国人对于现代性问题已然不陌生,我们所了解的当代西方重要思想家,几乎都可以用批判现代性作为其思想的维度。沃格林当然也不例外。在他有生之年,沃格林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但与其他人不同,或者说更胜一筹的是,很多人是站在另类的立场上去批判现代性,比如诉诸古典,又或是诉诸将来,又或是诉诸超验的力量,到头来,还是各说各的话,你批判得起劲,别人照样活得潇洒。沃格林就不同了,他就像钻进了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请原谅我用这个通俗的比喻),在现代性里面去反现代性,他要将现代性的烂肠烂肚全部翻出来给大家看,看它是怎样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沃格林将现代性的问题统统归结于那个著名的“诺斯替主义”或称“灵知主义”。沃格林是沿着西方思想发展的进程本身,去一路追寻现代性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这个诺斯替主义的源流。从某种意义上,

① [美]冈纳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页。

本卷《城邦的世界》在这场追寻中具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因为它揭示了从“宇宙论神话”向“哲学”的“存在的飞跃”中，这个后来在现代世界大发神威的诺斯替主义的先决条件，也就是人的灵魂，是如何被发掘出来的：在宇宙论神话的秩序中，人依然仰望苍穹；但是在荷马史诗中，神的拟人化已经登峰造极；这还不算，到了赫西俄德，诗人自己走进了诗中，不再是匿名的了，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凸显出来；最后毕其功于一役的，是赫拉克利特，正是他第一个彻底地将人的灵魂发掘出来，并且让它成为灵感的源泉。可以说，政治思想史在沃格林笔下，就是一一场宁静的灵魂与躁动的灵魂之间的恒久之战。

作为译者，关于沃格林我所能说的，只是个人在翻译本卷过程中一些有限的体会而已。如前所述，我对沃格林的了解几乎为零，虽然这样我有借口“悬置”一些“先天判断”，毫无障碍地直接领会沃格林的思想，但这确是一个借口而已。我实在是没有资格去评价沃格林思想的是非功过。这种捉襟见肘的介绍，无助于读者了解沃格林的思想，甚至也无助于加深对本卷的理解，因此我还是建议读者直接去阅读文本，去领会沃格林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古典素材如数家珍的深厚功力。沃格林绝非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所谓“政治哲人”，他不会用花言巧语去博取读者的追随，相反，沃格林的作品因为太“实”，太注重考据，而显得平淡无奇、枯燥乏味且晦涩费解。这种阅读经验，非中国读者所独有。如果本卷编者莫拉卡斯所言非虚的话，看来美国读者的感觉也好不到哪里去。兴许沃格林要告诉我们的是，政治哲学的探究，绝非逞一时之快，凭奇思妙想就可以达到，而是一次次异常艰辛的搜寻证据之旅。虽说当代政治哲学对政治学领域的科学主义潮流颇多微词，但这并不等于说政治哲学就是天马行空，不要方法，沦为意见的表达。须知在沃格林的“批判性研究”中，是没有“推论式假设”立足之地的。应该说，沃格林的作品，为我们判断政治哲学

研究水准的高低优劣,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

此刻,我不免又想起了那位美国教授的提醒。但愿《城邦的世界》的译介,不会是又一次“迷失”的开始。

51 出典群 台語三葉

512 關悲 章十葉

513 普賢 章一十葉

504 史記已代好 章二十葉

504 伊索

504 亞里士多德

目 录

主编序 1

译者的话 1

编者导言 1

序言 53

详细目录 55

导论:人与历史 65

第一部分 克里特人、亚该亚人和希腊人

第一章 希腊与历史 91

第二章 克里特与亚该亚社会 117

第三章 荷马和迈锡尼 132

第二部分 从神话到哲学

第四章 希腊城邦 177

第五章 赫西俄德 190

第六章 告别神话 230

第七章 美德与城邦 250

第八章 巴门尼德 270

第九章 赫拉克利特 287

第三部分 雅典世纪

第十章 悲剧 313

第十一章 智者 337

第十二章 权力与历史 403

索引 447

译后记 494

录 目

1	希腊王
3	亚西答答
7	希腊宗教
13	智者
21	录目附录
23	史前史人, 史前
24	希腊王
25	亚西答答
27	希腊宗教
33	智者
41	录目附录
43	史前史人, 史前
44	希腊王
45	亚西答答
47	希腊宗教
53	智者
61	录目附录
63	史前史人, 史前
64	希腊王
65	亚西答答
67	希腊宗教
73	智者
81	录目附录
83	史前史人, 史前
84	希腊王
85	亚西答答
87	希腊宗教
93	智者
101	录目附录
103	史前史人, 史前
104	希腊王
105	亚西答答
107	希腊宗教
113	智者
121	录目附录
123	史前史人, 史前
124	希腊王
125	亚西答答
127	希腊宗教
133	智者
141	录目附录
143	史前史人, 史前
144	希腊王
145	亚西答答
147	希腊宗教
153	智者
161	录目附录
163	史前史人, 史前
164	希腊王
165	亚西答答
167	希腊宗教
173	智者
181	录目附录
183	史前史人, 史前
184	希腊王
185	亚西答答
187	希腊宗教
193	智者
201	录目附录
203	史前史人, 史前
204	希腊王
205	亚西答答
207	希腊宗教
213	智者
221	录目附录
223	史前史人, 史前
224	希腊王
225	亚西答答
227	希腊宗教
233	智者
241	录目附录
243	史前史人, 史前
244	希腊王
245	亚西答答
247	希腊宗教
253	智者
261	录目附录
263	史前史人, 史前
264	希腊王
265	亚西答答
267	希腊宗教
273	智者
281	录目附录
283	史前史人, 史前
284	希腊王
285	亚西答答
287	希腊宗教
293	智者
301	录目附录
303	史前史人, 史前
304	希腊王
305	亚西答答
307	希腊宗教
313	智者

编者导言

本书最初由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经过重新排版,编入《埃里克·沃格林文集》,这样一来,页码就有所不同了。不过,除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改动之外,内容原封不动:我把一些不甚熟悉的古人名字,比如 Ovidius, Rhodus, 换成了标准的英文名字奥维德(Ovid)和罗得斯(Rhodes)。我自始至终采用相同的名字,比如,克诺索斯(Knossos)或狄奥尼索斯(Dionysos)。我也尽力去校正一些希腊文翻译中出现的语法错误,将一些冷僻的用法纠正过来。此外我没有擅自篡改一本书的文风,对此,作者本人已然透过出版社有所了解。

1. 作家,斗士

沃格林对于语言问题十分敏感,他把遣词造句当作是头脑清晰、思路缜密的标志。^①而且,他用并非母语的一种语言,去吃力地表达学术问题,1

^①“破坏性语言”乃是“错误意识”的症状和起因,反对“破坏性语言”的必要性,参见沃格林,《自传反思》,埃利斯·桑多编(1989; availabl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第17页。在这里,他承认受到斯蒂芬·乔治的圈子及其“重拾”德语之努力的影响,也承认受到卡尔·克劳斯的影响,后者对语言败坏的分析,是其“文化批判”(Kulturkritik)之核心。克劳斯

可以理解,他对那些傲慢无礼地批评他英语不行的讥诮,是多么忿忿不平。对于中肯的建议他欣然接受,而对来自于美国文人中的佼佼者,比如科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的嘉许,则颇感自得。

然而,即使是抱同情之理解的读者,也发现《秩序与历史》“难以卒读”,“非供炉边闲读之用”。^①余者则抗议沃格林屡屡“运用专业词汇,这些词本来就费解,作者也不好生解释”^②。在一份鞭辟入里的评论中——这篇评论为了解释沃格林的真实目的,也着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杰哈特·尼尔迈耶(Gerhart Niemeyer)提到“沃格林和他的读者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巨大的——沟通困难”^③,这已经超出乱用生词和“日耳曼式”诘屈聱牙文风的范畴。^④尼尔迈耶正确地指出,沃格林的研究方式,在当前的社会科学实践中实属异类,可能他刻意要与当代主流的学术风气作对。如此说来,沃格林就是一个枕戈待旦的思想家,他踌躇满志要建立一套批判性词汇,去对付那些陈词滥调,他要用这套词汇来分析问题,凭

认为相伴而来的社会结构的破坏,为作为其化身的领袖的崛起、群众运动的勃兴和随之而来的暴行推波助澜,这一真知灼见,更清楚地体现在第50页。败坏的语言不宜当作分析工具,它本身就需要加以批判分析——相当于弗朗西斯·培根的“偶像”概念——参见《自传反思》,第93页。人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成倍地援引出沃格林对语言变形,对需要建立一个知识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心。

- ① 查尔斯·舒尔在 *Social Science* 34 (1959) 第54页验证了他对沃格林“语言流畅”、“汪洋恣肆”风格的赞美。R. L. Shinn, *Saturday Review* 41 (March 8, 1958), 27.
- ② R. 安默曼,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9 (1958), 第540页。诺曼·波提奥斯,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75 (1960), 第288—89页,写道,“难以卒读”。对此再加油添醋也不为过。
- ③ 杰哈特·尼尔迈耶, *Review of Politics* 21 (1959), 第588—97, 594页。
- ④ 维克托·埃伦伯格,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87 (1959), 第369—73, 373页;“晦涩抽象的词语,让人联想起社会学的术语,比如 civilizational, immanentization, dilemmatic。”C. A. 罗宾逊,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3 (1957—1958), 第939—41页:“这种风格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约翰·坎贝尔讨论沃格林著作的意义,称“它触及一个问题,即语言作为个体社会中秩序和无序的一种力量,在其深处是模棱两可的”,但又把沃格林刻画为“一个典型的日耳曼学者”,“有着贝多芬和瓦格纳式的热情(sic)和感召力”: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8 (1982), 第80—91, 80, 91页。